

2024年的12月28日,我重新开始写日记了。

一个中年人决定要写日记

马伯庸

相距我上一次写日记,已快三十年了。彼时我刚转到桂林的临桂县中,四顾茫然,心下惶恐,难免求诸笔端。于是我买了个大日记本,每天写上一篇,以此来缓解焦虑。这个习惯坚持了一个学期,等到我跟同学们厮混熟了,逐渐,这本子如今尚在,我偶尔还会翻一下,拙劣的笔迹十分难认,愚蠢且自鸣得意的言论比比皆是,令人感怀和尴尬。

那么,为什么在人生走到半途后,又开始重拾旧业呢?

在这一年的12月16日,我和太太去看了一部电影,叫《破地狱》,在里面看到一张久违的面孔:秦沛。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来自1983版《射雕英雄传》的成吉思汗,当时觉得大汗威风八面,真是爷辈的楷模。如今看到他仍活跃于荧屏之上,惊喜之余,不免有些疑惑——老先生怎么还在演?我查了一下,才发现他出演成吉思汗时,才37,比我现在还要小8岁。换句话说,我已经比我心目中的老爷爷还要老了。

当天晚上,我在聚会上把这事说给朋友听。朋友们开始还哈哈大笑,

随即一个两个三个……次第沉默下来。我环顾一圈,一张张都是奔五的老脸。我与他们相识于微时,几十年来聊的都是游戏、旅游、动漫等等。少年不识愁滋味,何曾想过,同一批人会有一天在饭桌上谈起养生、退休年限和养老规划。甚至有一位,已经告别我们三年,每次饭局空留一副碗筷在旁。

但丁《神曲》开篇即云:“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我虽不致有什么深刻的迷惘,但在人生中途,确实发现需要挽留住一些东西。李慈铭给自己日记做序时说:“顾素好弄笔,自乙巳即有日记,至戊申忽中辍,迄今忆之,梦缘断续,鸿迹茫茫,几不知前身身、人是我矣。嗣是而后,中年哀乐,易感于予心,倘非日记其所存,曷鉴失时之不学?”——跟我的心路历程完全一样,大概所有人到中年,就会有所顿悟吧?

所以我决定把写日记的习惯捡回来。

当然,我知道日记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写,便不免带有某种表演痕迹,于是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不

要写那种每日美文、今晨感悟的抒情式文章,而是效仿《越曼堂日记》体例:一日不定几例,一事一条,所读何书,所见何人,所遇何事,皆是日常直录。细大必书,积玉碎金,刻碎不成篇幅,以记事为要,文辞次之,多记录,少议论。

从12月28日开始,我每天抽出点时间写日记,开始偶尔会忘,不得不事后补录。后来仰仗于现代科技的发达,我一有空闲,便掏出手机口述一段,转成文字,藏之云盘,实时记录,堪称随时随地大小写。就这么一俯首一抬头,一年过去,就到了2025年的年终。回头展望,一年日记,密密麻麻十七万字,一天不落,颇有成就感。这一年写下

来,不说脱胎换骨,至少很多状况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我日渐糟糕的记忆力。

有一次聚会,一个人热情洋溢地冲我打招呼,说马老师咱们距离上次吃饭,都三个多月啦。我实在脸盲,只能礼貌而僵硬地微笑回应,然后趁他不注意,迅速掏出手机,调出三个月前的饭局记录,锁定身份,避免了一次社交事故。

在更多的场合,我根本不必偷偷摸摸查阅,细

格变得低调平淡。

贴地行走,任由评说。王士珍活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境界。

只有风才知道秘密

没有多少事经得起情节梳理,也经不起细节推敲。人的复杂性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更多的是内心的挣扎。钱锺书原名钱仰先,沈从文原名沈岳岳,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徐志摩原名章士序……这些基本上只有文史专家才知道,普通读者哪里知道啊。但知道了又怎么样?故而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无所谓,那么,为什么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名字奋不顾身?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身边没朋友,还天天指望望着远方的朋友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开开心心?

其实没有多少真相可以告诉你,但即便真的告诉你,你也会不意为然的,你会说,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风会带来许多秘密,懂的人懂,不懂的人永远在微笑。

低调(外一章)

詹政伟

王士珍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曾经是北洋三杰之首,但就是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人,行事却非常低调。当年他出任民国总理时,就有人好奇地问他,你现在已经贵为一国总理了,为什么还是那么低调?王士珍叹息着回答,吃过亏,就知道高调对人的伤害有多大。他年轻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因为少年得志,年轻气盛,仗着自己聪明能干,处处不把人放在眼里。当兵后,有机会遇到了一直生活在传说中的李鸿章,大吃一惊,发现此君的才智,不知要胜出自己多少倍。他顿时收敛起自己的那份骄傲。特别让他引以为豪的是,他还从李鸿章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弱点。

李鸿章那么一个优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碰壁,天天不得安宁。这个时候,他恍然大悟,这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你越有才能、干得越多,挨骂也越多,嫉妒你的人也就越多。从此以后,他慢慢改掉了自己的狂妄之心,处事风

编者按:2026年新年钟声已敲响,一份酝酿已久对未来的期许,在晨光中启程,今起刊登一组“新年之约”——

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过往岁月的记录,故而貌似故事永不缺原型,实则更多时候是把最贴合自己性情的那一部分,通过文字尽可能还原或带人。

年岁渐增,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如同行走在途中的过客,时光如沙,逝去便无法复返,它绝不会因为我的惋惜而重新再来。

新年又至,很多回忆虽模糊,欢愉却真切。

幼时我家住学校大院,洗澡只能去公共澡堂。

遥远的片段疏影,母亲拉着不过垂髫之年的我,深一脚浅一脚,顶着六九猎猎寒风,赶往距家最近的“清华池”。

从酷寒的室外一脚踏入,冰火激遇,耳畔人声嘈杂,只闻其声不见人。团团的白雾迎面扑来,裹挟着腾腾的热气,简直使人窒息。

时隔多年再回首,总觉彼时的洗

澡,确切来说应该是某种固有的形式与象征。似乎不进澡堂洗这个澡,便不能更好地迎新年。

水汽缭绕中靠墙的一排淋浴喷头下,如沸如羹,氤氲中白亮亮的一片。雾气中的人声显得格外黏稠。母亲每回都洗得很慢很慢,刷牙刷半天,多年后方才恍悟,她其实是故意磨蹭。

等澡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爱玩水的我一屁股坐在热乎乎的水流下,透过水雾看见母亲蹲在花洒下,把换下的脏衣裤好一通大搓大洗,终于没了水费电费的后顾之忧。其情其景,印象极深,是贯穿我整个童年难得的幸福瞬间。

更衣柜前专门辟出一块空地,摆着长凳。凳与凳之间有小桌,洗完澡出来可以在此歇歇。

花很少的钱来壶茶,具体是什么茶早忘了,只记得端上来的粗瓷茶壶常常豁着嘴或裂道缝。服务员是个中年妇女,体态丰腴,眼睛大而微凸,不苟言

笑,带点犷悍之气。

滚水高悬,隔空那么一冲,但见壶底有点点碎绿便打着急旋,转几转浮上来。在消毒水与洗头膏、香皂、肥皂气味的复杂交织中,隐隐嗅到一缕茶香。

门楣上高悬的灯笼已褪去鲜亮,红纸边缘微卷,斑驳的白墙上有一副对联。母亲读给已经开始识字的我——“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雪来了。临街有人家的小孩在放鞭炮,啪一声,啪再一声。

来吧,聊聊今年,再祝福几句来年。无论对谁而言,过去一年中的种种不尽人意,澡洗完,茶喝好,所有的阴霾跟晦气便悄然退散。以形式上最为简朴的美好,将一洗如新的自己交给新年。

年去年又来,万事胜意!

每聊及新年,我总会怀念少时住大杂院的时光。

午休是太原人的养身神器,也常常



盛世新韵百家宴

(中国画) 吴家艳

节自然而然就能浮现于心中。因为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的强化。你每天写下来,无形中就是背诵了一遍。

除了饭局记录之外,我的日记里还会划分出很多栏目,比如“今日书账”,会记录当日读的书、买的书以及网上别人推荐但还没来得及看的书,持之以恒,遂成年度书单;比如“今日美食”,会记录当日去哪家小店吃过,滋味深浅,品质高低,连叫个外卖也要记录,积少成多,变成私人探店指南。有外地朋友来访,不必费脑筋想着如何招待,在日记里一搜便有所得。

对我帮助至大的,是一个叫“今日新知”。我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最喜欢听三教九流的朋友讲八卦,所以在日记里开了个栏目,专门记录我当日听到的冷知识。譬如在3月23日,我去一个公司签合同,前台告诉我,原子签、回墨章和光敏章的加印油方式不同,如果混加,很可能章就废了;再比如5月23日,我和一个语言学家吃饭,这才知道雅利安最初是一个基于语言学的概念,所有使用原始印欧语的人,都可以统称为雅利安,并不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划分。我9月24日去从化签售,当地朋友说我们这里除了赶尸、虫蛊之外,还有一个落花洞女的传说哦。我搜

了一下内容,吓得可不轻,赶紧记了下来。

一年下来,我攒的新知差不多得有几百条,几乎每天都学到新知识。我跟我朋友讲了这个发现,他们说老马你人真真。我说这跟人脉没关系,你们试着用我的方法回去记录一下,坚持一周看看。一周之后,他们来我这里交作业,惊讶地发现,所有人都记了密密麻麻两三百页。

事实上,每一个人每天接收到的新信息都很多,只不过绝大部分人听完就算,过几天便忘了。如果稍微勤快一点,把它们记下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几年下来,这个积累不得了。尤其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知识结构不求深,但要求杂,各行各业都要了解一点,更需要这种碎片式的充电。在今年的创作中,这种今日新知已经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可以沿着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知识点,顺藤摸瓜,钻进一个陌生新奇的大世界——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这种体验可是弥足珍贵。

所以,朋友们,不妨试着写写日记吧。我不用说什么感人肺腑的金句,来点俗气的,就分享一个7月25日我和一个脑科专家吃饭时记录的“今日新知”好了:写日记是一种主动型健脑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作。

常常在网上看到一类奉劝老人的文字,叹息有的老人但凡有一分钱,就想着给儿孙买个买个那个,自己却舍不得吃穿,甚至把一辈子攒下的钱全贴补给了儿孙——穷养自己,富养儿孙。希望他们不要再苦自己,而应该富养自己:时间一定要多花在自己身上,要舍得给自己花钱,要多和好友聚会……为儿女受苦受累甚至做牛做马一辈子,该为自己多想想了,总之是全心全意活好自己。

毫无疑问,这些愿望并不过分,这些提醒也都精辟而透彻。

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那么一点不对劲:这样的精辟而透彻,是不是把老人与儿女之间的界线划得太清楚了?

小时候听老年人说过“娘疼儿,扁担长;儿敬娘,洗衣棒”,显然是对不孝子女发泄的不满。但尽管如此,他们该怎么“疼儿”还怎么“疼儿”,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死心眼、一根筋,轴,甚至是一种愚蠢,但仅仅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我们就不难发现,正是这种死心眼、一根筋,轴乃至愚蠢的毫无自我意识的付出,在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漫长的风吹雨打沧桑变化中保证了物种的繁衍和延续。动物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一个正常的家庭,父母和儿女之间,也许难免龃龉和不快,也确有忤逆不孝的儿女,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通过对权力、亲情、背叛与救赎的深刻描绘,成为西方戏剧史上最具冲击力的悲剧之一。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对人类的正常情感失去信心,以至于成为一种有普遍性的疏离亲情的理由。毕竟,生活中更多的是亲情带来的愉悦。就是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也没有对人性绝望:李尔最小的女儿科黛拉虽被误解、被剥夺继承权甚至流放,但她对父亲的爱始终不渝。

从根本上说,儿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儿女就是自己的生命,善待儿女其实就是善待自己。很多时候,有人需要你照顾,其实是你的一种福气。

姑且不论儿女,就是与一般人相处,一个人锱铢必较的结果最没有意思的其实是自己。就人生的幸福感而言,最重要的是尽最大的可能减少“做这件事值不值得?”“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之类的算计,一旦太多这样的精明,幸福事实上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网上关于老年的文章,我更喜欢另一种笑谈:人生已经不迷茫了,但总是迷路;心“砰”了一下,不是因为爱情,是心律不齐;被人夸写字苍劲,其实是手抖;喜欢关灯,但不是为了浪漫;没几根头发,理发师照样不打折;可以一边刷牙一边吹口哨,因为刷的是假牙;吃饭八分饱,留两分吃药……

在我看来,这种自嘲,这种幽默,才是真正的超脱,是老年的一种“富养”。

苏格拉底说,“我们需要美德,并非因为我们没有美德就活不了,而是因为美德有益于我们的身心。”超脱的心态、美好的情感,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亲情是一种自我发挥作用的强大力量,一种有力的动机。它是基本人性和本能之一,是理性、道义、良心,是判断我们行为的仲裁人。它向我们指出爱心的合宜性和自私的丑恶;指出了为了包括儿女在内的他人较大的利益而放弃自己最大的利益的合宜性;指出了为了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最小伤害的丑陋。

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对儿女还是他人,绝大多数都有着正常情感的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感。只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面对不同的对象,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这种良知、爱心、亲情所体现的尊严,是整个人类的骄傲。亲情是一种强烈的爱,一种有力的感情,一种品质的优点,一种人格的尊严。

在这个意义上说,亲情是福。

亲情是福

陈世旭



新元又一程

王 瑛

是在此时,远远地听见校门口传来一阵“呛唧唧,呛唧唧”,自带韵律感。知道是理发匠来了。一身浆洗的十分干净的旧衣裤,肩上搭条白布裤,里面是理发用具。这人像是从不吃喝?手里拿两片铁板,笃悠悠一路敲一路走。剃头匠一来,意味着年关将至。新年是生活的高光时刻,小确幸可随时制造。写封信给来年的自己,回家路上买三两枝梅花。仪式感的意义在于赋予,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北方没有经霜傲雪之梅花的疏影可观,但漳州水仙总不缺。不禁想起父亲在世时,每逢新年,他照例在书房读书写字。书桌一角摆着两只佛手,已干瘪成枯褐色,香味若有若无,趁人不备飘过来。父亲读得兴起,提笔写下——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十日谈

新年之约 责编:殷健灵

恋恋不舍地和旧年告别,也是在静静等候新年的到来,新年要有仪式感。

游苏州南园山庄

华振鹤

有感 此身合宜在南园, 树石为邻隔市喧。 逐梦寻幽成一趣, 任心住处更怡然。 夜游 小园夜色最销魂, 最是无言却动人。 庭下月明如水洗, 林荫浓密魅形深。

